

## 山城冬至 万物蕴生机

12月21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

重庆的冬,独具风情,藏着多元的景致和浪漫的暖意。她浸在巫山漫山遍野的红叶里,是生态与文旅共生的鲜活写照;她嵌在护渔者的搏浪身姿中,让寒冬江水因守护而暖意涌动;她凝在酉阳山乡的积雪间,讲述着不悔的青春和变迁的岁月;

她融在公园的溪畔石边,流淌着草木相依的静谧诗意……

重庆的冬,没有极致的严寒,却有自然的绚烂、文化的厚重、生活的力量与温度,藏着这座城市深沉的底蕴和鲜活的生命力。

——编者

## 巫山红叶正青春

巫山的红叶,像是含羞待嫁的姑娘,出阁之时,引得全城都为其前后奔忙。仔细想想,何尝不是呢?巫山的红叶,本就是巫山的“女儿”。

有女儿的人家,是把日子一寸寸揉进她的笑眼里,把心事一层层叠进她的小衣裳里。从牙牙学语到鬓边簪花,再到待字闺中,爸爸妈妈拿整颗心做篱笆,护她无尘无霜,长大成人。

陪伴女儿慢慢长大的过程,恰似巫山红叶从单纯景色逐步走向完整产业链的成长过程。

如今,燃遍巫山全境的红叶,本不是天生的旅游资源。最初它的品种较为单一,主要由生于岩崖的黄栌或长于水岸的乌桕构成,常被当地老乡砍伐后当柴火用。

近20年来,巫山以生态作彩墨、以山河为画卷,于峡谷两岸精心点染,生态治理与人工干预共同作用,将红叶不断扩容,同时在神女峰、文峰景区、黄岩景区开展“人工调控色彩工程”,终使红叶全景式完美绽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巫山还创新培育“红叶+”模式,发展出徒步越野、文创衍生、主题民宿等多元业态,不仅延伸了产业链,还提升了价值链。先养“女儿”,再办“嫁妆”,可谓用心良苦。

当地乡亲们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很多原先砍伐过红叶植物的老乡们,纷纷放下斧锯,主动参与护林护叶。他们在景区开农家乐、为游客贴心地提供登山杖及旅途补给;更有心灵手巧者,将漫山红叶做成精美的叶雕文创……不仅稳稳实现了增收,更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守护与文旅融合带来的满满红利。

一路思忖着,我来到了游客中心,巧有江风掠过,扰断了心绪。听到游客中心门前一对大学生游客正在拌嘴,男孩说今天必须要去小三峡偶遇猕猴,女孩却偏要去某歌手打卡过的三峡龙脊。

最终,两人达成了和解,决定在巫山增加一天的行程。一旁的青年志愿者也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这真是一场甜蜜的争吵呀!被巫山吸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整座城市都被盘活了,这里,显得生机勃勃。

我继续沿着江边踱步,看到红叶节的推广牌。上面写着今年11月22日正式开幕的巫山红叶节已经举办了十九届。

真是巫山女儿初长成——十九岁,正青春。

忽然想起最初的那几届红叶节,有远方的亲友专程来赏红叶,那时是坐客轮观赏。之后流行高速自驾游,

再后来人们坐飞机往返。现在,除了这些方式,更多游客选择坐高铁来巫山。我甚至还发现许多骑行爱好者结队骑自行车来打卡巫山红叶。

我觉得骑行的方式浪漫至极。选一个艳阳天,规划一条路线,只要体力足够,从从容容、走走停停,便可以从江边开始,骑行到位于云端的巫山机场。在云海中与红叶伴行,逍遥畅快,甚至还可以采摘几片红叶随身佩戴,颇有古风古韵。

这样想着,不觉间已经走了很远。夕阳晚照宁江渡,江面上“三峡之光”夜航游艇已然列队完毕,整装待发。

滨江路上的巫山烤鱼馆门前老板们亲自上阵,铁盘刚被端离火架,热油表面浮动的蒜粒“噼啪”作响,随之腾起的白雾裹住烤鱼焦褐的表皮,一股带着花椒冷冽、辣椒炽烈的复合香气在路上飘散。

从各个景区观赏完红叶的游客,有的聚在街上物色地道的巫山美食,有的在巫峡口拍照留念,还有的意犹未尽,深情凝望那一江碧水,漫山红叶。

我拿出手机,把白天学着游客们的样子拍摄的青山绿水的巫峡、白云红叶的巫山,发了一条社交动态,看会儿被谁刷到。

## 李立峰

冬日的一个周末,去重庆中央公园漫步。

目的地是镜湖,一个夹在两座矮山之间,有山有水、有林有溪的秘境。

在湖边,我邂逅了山城的冬,藏在梧桐、乌桕的金黄与深红中。它比不上北国的浓墨重彩,少了几分热闹的喧嚣。可是,何必要比呢?四季常青的时光一样很香。

假如可以有新的选择,我选择叶子一直都在。鸟巢一直高悬。路过的太阳、月亮、星星,因此有了翅膀。

最好看的冬色在湖水的倒影里。湖仿佛一位油画大师,平地上其貌不扬的色彩一经浸染,竟生出几分画意,更多美来。

空空的湖面,可以是一面镜子,白描人间的冬天,就美得不可方物。也可以是一面画板,删繁就简,轻描淡写,便出手不凡,意境悠远。

湖边的石头吸引了我的脚步。习惯了走在大路上的脚,偏爱高高低低,偏爱跌宕起伏。像我们翻一本本书,不喜欢平铺直叙,偏爱文似看山。

湖边的菖蒲、茅草、风车草被园丁清理,湖岸如同被理了发,顿时清爽了许多,显出水落石出的洁净。石头上除了雨水的锈迹和白鹭的痕迹,或已空无一物。它也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石缝里,黄葛树苗挤挤挨挨向上生长,不知名的花草已含苞待放。

这些花草的生命以月计,故而只争朝夕。就像十七年蝉,蛰伏日久,一旦出世,便玩命地唱,飞快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那声音,从此在人的耳朵里住下了。

石头近水处,长着青苔,绿油油的一片,还未摇曳出如米的苔花。石臼处,有细细的蛛网,蜘蛛藏在了深不见底的暗黑处。

我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湖中的小鱼。它们成群结队,在水中奔走,有的藏入石缝,有的游向远处。由此,我相信,鱼儿拥有一种我听不见的声音,在指挥着它们的躲避行动。

转身看岸上,高大的树木倒映在湖中。人们在林下奔跑、合影、恋爱。这一切,都在湖的眼皮子底下发生。湖看得清清楚楚,却不打算透露一字。

我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童年在一瞬间加身。

突然,水中激起很大的动静。与其说是我的脚步声惊醒了湖岸的大鱼,不如说是大鱼惊吓到了岸上的我。心脏怦怦直跳,仿佛有一条鱼跳入怀中。

桃花还没有动静。玉兰花已经

含苞。我还要往山谷中走,去探访住在山谷的石头。

那是一片水杉林,高大挺拔,直刺云天。脚下是一个长长的山谷,山谷呈喇叭状。喇叭底是两个三角梅编成的拱门。喇叭口里,散落一地的石头,遍栽滴水观音。

常有新人来此拍摄婚纱照,石头上常遗留手捧花。人间的幸福,常送给石头。祝福也是。人们希望婚姻像石头一样,坚固耐磨,长长久久。

山坡上的这块大石头,有几平方米大小。登台一望,城市很远,森林很近,心旷神怡。阳光从高处倾泻而下,光箭带雾。鸟鸣在更矮处,婉转啁啾。更低处是落叶,练习蝶飞。最低处,是露珠从滴水观音上滑落。

每每在此,澄澈的诗意从天而降,漫遍了我。大石头通常是我诗歌的第一位读者。这个秘密,只有我们知道。

怎能拒绝山谷的邀请?往喇叭口走去,去探寻山谷的美,顺道探探人生的底。

山谷往前,豁然开朗,一个更大的山谷——或者说是溪谷,与之交错。它的名字叫湿地花谷。水杉林是它的观众。

还未看见溪的芳颜,已先听到它的歌声。我确信,每一条溪都是天生的歌唱家。

一道石梁横过溪谷,溪将其击穿,一路向下,飞珠溅玉。

眼前潺潺流淌的瘦溪,前世定是一场滔天的洪水。不然,如何解释这片宽阔的溪谷、广袤的湿地,以及远处的湖泊?如何解释巨石变得圆润,大小不一?

我在溪上的巨石上小坐,背靠一棵从石缝间长出来的树。不是大树,土壤不多;不是小树,不够成景。它是一棵中年的树、中号的树,不老不少,不大不小,刚刚好,充任溪谷的岗哨。

溪一跃而下,奔向前方的无名湖。溪畔,长满柔润的水藻,有的在水中跳着轻快的舞,有的枕水而眠。湖边,长满了不认识的蘑菇,我因此将此湖命名为蘑菇湖。

我和一对儿女常来此地,搬石头逮螃蟹,用小网捉小虾,然后放掉,轻易就消磨一个幸福的下午。

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刚跑完步,来此收汗。石上一坐,清风徐来,直到旭日东升,抑或星光满天。

在中央公园邂逅的三块石头,如同三位大老师。湖边的石头教我平静,山谷的石头教我安宁,溪上的石头教我欢快。

在这个寻常的冬日,我选择放声高歌。

## 会当水击三千里

“……鹊……渔……愿……”我脑子一下就清楚了这艘快艇是干什么的。

果然,当快艇加速离开搏浪者的时候,那旌旗一下舒展开来,舒展的旌旗上,“江津鸿鹄护渔志愿队”几个大字展开。

快艇离开时船头站立着的那个冲着江里的人喊话:“我们昨晚出来了,现在准备回家睡觉,你也不要那么拼啦,搏一会儿水,再游两把,该去上班了……”那喊声随着江风,不知被送到了多远。

江津鸿鹄护渔志愿队,是长江边的江津人,看到这一段长江的生态被严重破坏后,在2014年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护渔志愿队。他们的队长,被人们亲切地叫作“民间河长”,获得了“重庆市最美河湖卫士”等诸多荣誉称号。

我一下想起了那个在江里笨拙地搏浪的人是谁了。他是我对面区的一个姓朱的转业军人。

他在网上看到鸿鹄护渔志愿队队员们的事迹后,被深深地感动了,就申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但

加入鸿鹄护渔志愿队有一个特别硬性的要求,每个队员必须“会水”,即要有一身在江里搏浪的过硬本领。理由很简单:在水上行动,难免会出意外,一旦遇险,采取自救和帮助别人是必然的。

我想,他是在抽时间练习搏水之技。

果然,他上岸后,我走到他的身边,打招呼问:“这么冷的天还来练习搏浪?”他看见是我,回答道:“是你呀。冬天搏浪更考验人的毅力,趁着这个时机,我好好练习一下。”

我们一同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上,扯着闲话。没扯两句,他总往护渔的事上扯。

他看到被江水淹到头的一块草地,就指着草地说,这块草地要是长在河湾里就好了,春天河里的鱼“领籽”(鱼产卵)的时候,护渔队就要少搭建好大一片“人工鱼巢”,就得少了好多辛苦。

我怕扫了他的兴,由着他的话头问他:“刚才过你身边那艘快艇也是你

们队里的,他们是做什么去了?”他的声音里一下有了兴奋和自豪:“他们啊,昨晚11点就出门巡逻了。当然,他们还要顺手打捞江里漂浮的垃圾。”

末了,他的声音高了几度,高的那几度里,更满是自豪和骄傲:“你看到的,是我们队伍中其中的一支人马,上游还有好几支人马在巡逻呢。站船头那个,是我的战友,也是我加入护渔队的介绍人。”

听着他的自豪骄傲,我脑子突然短路似的,明知故问:“你们这种不分白天黑夜地辛苦巡逻,报酬很高哦。”他听了,脸朝向了我,对我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什么叫志愿者,你得去仔细打听打听,你以为做什么事都要钱的,没有钱就不干事了么?”我见他真的恼了,赶紧“恭维”他:“你们不计得失的情怀真让人感动……”

我话还没说完,估计是真的恼到心头了,他声音刚硬冰冷但不失礼貌地跟我道别:“对不起,失陪了,我得先走了。”说完,加快了脚步,急匆匆地。留给我一个坚定、矫健、刚直的背影。

又是寒冬,但县城有至少5条通往外面的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还有一条铁路。一座新城正在拔地而起,高速铁路也开工在即。

前段时间,我再赴后坪坝,泥泞路已经变成了柏油路,在山间蜿蜒前行,黑黑的,油亮油亮,车行如梭,别是一方风景。

进入坝上,远近闻名的养花开了,十里粉红花海,随风荡漾如黛山间,让人如坠童话世界。以前那个破败的小乡场不见了,新修的楼群绵延到了几公里开外。

循着记忆,我在楼群中找到了当年乡政府的位置,当一座崭新办公楼耸立眼前时,多少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想辨认我曾经居住的宿舍的所

那些从不同方向来的信件和各种报刊,拍打着翅膀从我的手中飞过,一天的时间便慢慢地过去了。

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庆幸这里还有人订《名作欣赏》《诗刊》之类的文学刊物。我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中心校的刘江华、刘军。

中心校静坐在一片浓荫中,显得有些清高,它的楼梯比乡政府的还要陡峭。

刘江华的木板床上也散放着不少书。这使得我床铺上的那些书从此找到了交流的兄弟。他正在考研究生,都考了好几年了,就英语一门老是过不了。快30岁的人,还单着身,痴迷知识和梦想。

我第一次从刘江华那里拿走的书有《朦胧诗选》和《黄金国度》。偶尔,他写的小块文章在县报副刊发表了,几个脑袋便埋在一起,然后一哄而散,

## 一夜大雪

说怎么写的全是我想说的。

做电器生意的雷飞是乡场上年轻最羡慕的人。因为他有一辆摩托,想出山就出山,想回来就回来,出入镇上就像燕子一样随意。

只骑过自行车的我第一次骑摩托就差点摔死在从县城回来的牛磺沟里。而牛磺沟则是公路这条小肠在此打的一个死结,多少恐惧从悬崖直接跌落在它的深渊里。

那个时候,乡里的摇把子电话已经换成了所谓的程控电话。可连接电话的线路仍然是铁丝,它在崇山峻岭之中奔跑,早就累得不再灵光了,声音还不如摇把子电话清晰,只不过是不再用手摇而已。

有一次,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守在大桌子上,给远在各省各地的同学打电话,从黑龙江的伊春,到贵州的毕节,从宁夏的六盘山,到四川的凉山。

有几次,我竟然打通了,然而,除了电声,我再也听不清一个字。

可我还是喜欢老桌子上这座红色的岛屿,我找来了一个小电话,接了条分线进我的卧室。尽管它跟那条公路一样,坎坷而阻塞,然而对我来说,它却未尝不是另一个出口,另一条道路。

每每夜深人静,我躺在床板上,思绪便循着它飞过千里万里。我知道它跟我一样没有入睡,在深夜里支着一颗巨大的头颅。

整整一个冬天,我都用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冲澡。自来水是直接从深山里引来的,寒冷刺骨。北风从稀疏的木板壁缝灌进来,我的青春和热血也随着哗哗的水流,流出屋外……

此刻,我坐在县城自家的房屋中,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刘江华早已考上研究生远走高飞了,他的《朦胧诗选》和《黄金国度》还插在我的书架上。